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1月8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

王蓓

校对：

刘小宁

煦煦的温晴日光，不大却明亮的理发店，一只猫儿斜斜地侧着身子，蜷在墙角酣睡。二宝乖乖巧巧地端坐着，任凭剪刀在他的头发上飞来飞去。

“你家孩子可真听话。”理发师啧啧赞着。她约有五十多岁，眼底蕴着一层温柔，一看就是那种喜爱孩童的妇人。

“是呢。”我笑言，“和他哥哥一点都不一样。我家老大小时候，每次理发都是鼻涕眼泪糊满脸，哭得不行，甚至剪个指甲都会抹眼泪。”想起那段时光，我心底泛起温柔。在老大眼中，剪刀啊，剪指刀啊，都是很可怕的存在。眨眼间，那个小小的人儿已经一米八多了，我不胜唏嘘。

“很正常。我家两个孩子，性格也是截然相反。”理发师边熟练地舞动着剪刀，边笑晏晏地和我闲聊。

我突然想到一件趣事，几年之前了。

“老二胆子大，从小喜欢虫子。那年，他偷偷地忙活了好几天，捉了各种各样的虫子藏在盒子里。我生日那天，一睁开眼，他就郑重其事地把盒子递到我手中，祝我‘生日快乐’。一打开，有翅膀的，没翅膀的，有毛的，没毛的，蠕动着，早已断气的，花花绿绿一大堆……差点没把我吓死。”现在一想起那个场景，我还心有余悸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闻言，理发师乐不可支地低头看了看二宝，“这么可爱啊。”

二宝仍是端坐着，有种莫名的庄重。我有些好奇，他日常最爱别人的夸赞，听到后总会喜笑颜开，这次竟如此矜持。

做母亲的话匣子一旦打开，就难以敛住，看到店

主爱听，我便又继续和她聊：“我最怕虫子了，老大随我，也怕。有次，家里进了只大飞蛾，恰好老二去了奶奶家，我和老大谁也不敢捉，只能把房门关起来。老二回家后，听说家里有飞蛾，便像打了鸡血一般，极容易地捉住了它。”

“老二真厉害。”店主笑眯眯地看了下坐得端正十足的二宝。

“航航，阿姨在夸你呢。”我开口提醒道。他不语，半晌，迟疑地开口问道：“老二是谁呀？”我和店主对视后大笑起来，原来说了半天，他还不知道自己就是我们口中的“老二”啊。

谈笑之余，我想到另一事，他约莫二三岁时，每次去超市，都要求“抱抱”，原本以为他想偷懒，后来才得知，矮小的他在人流中看到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腿，只有被人抱起，才能看到自己心爱的玩具。

都说“为母则刚”，我却觉得为母之后更能明晓“理解万岁”的深意。少女时代，眼前、心底都是自己的身影，自以为的“善解人意”，现在想来不过是不想与人计较罢了。当了母亲，伴着面前的小人儿一日日成长，我才渐渐明白，原来，另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是“存在即合理”的，不在自己理解范围内的情愫不仅需要包容，其实也值得被尊重。

镜中，小儿发型渐成，清爽利落的小模样让他的眸底凭空多了层坚毅。

“老二真帅。”店主由衷地夸赞。

二宝笑了，眉眼弯弯。这次，他听懂了。

笑声中，角落处的猫儿舒服地伸了个懒腰，“喵呜”一声又睡去了。

阳光，真暖。

腊月里的温情馄饨

□马海霞

我们这里的人爱吃饺子，逢年过节，家里改善生活或款待客人，都少不了饺子。直到本地集市餐饮逐渐繁荣起来后，才出现了馄饨摊，没多久，心灵手巧的母亲就在家做出了高仿版的馄饨。

母亲自己擀馄饨皮、调馅，再用紫菜、大骨头、大把胡椒粉熬一锅汤。馄饨煮熟后，盛碗里，舀一勺骨头汤，再撒上虾皮、香菜碎，淋上香油，味道一点不比集市馄饨摊上买来的差。

馄饨比饺子多了一道熬汤的工序，母亲嫌麻烦。除了点炉子试火时，一家人能围着火炉吃一次馄饨，其余日子，母亲还是会包饺子。至于何时能吃馄饨，得看母亲的心情。

母亲刚学会包馄饨的这年腊月某天，天气极寒，胡同里的胖婶家传来了哭声，她的丈夫张叔因为意外离世。

一连三天，胖婶都没吃一口饭，大家都劝胖婶多少吃点，孩子还小，现在就靠她维持这个家，不吃饭，她倒了，孩子谁来管？听到这话，胖婶又倒在床上呜咽起来，馒头递到她嘴边，她也咽不下去。

第四天，胖婶能起床给孩子做饭了，亲戚们才各自回家。邻居们都相处得不错，谁家做了饭，也给胖婶家送一份，但胖婶还是没胃口，被众人劝着，也吃不了几口。母亲也加入了送饭大军，胖婶不吃肉，母亲琢磨了半天，决定给胖婶单独包素馅馄饨。

母亲用芹菜、胡萝卜、香菇、豆腐调成馅包了馄饨，又熬了一锅紫菜蛋花汤，端到胖婶家。啥时候胖婶想吃了，母亲再用她家炉子帮她煮馄饨。馄饨需围着炉子，趁热呼呼啦啦喝上一碗，胃里才舒坦。晚上，母亲回来后，终于松了口气，说胖婶喝了一碗馄饨，总算能正常吃饭了。

母亲做饭走心，虽然第一次做素馅馄饨，但也对了胖婶的口味。馄饨的功劳不小，隔日遇到胖婶，她果然有了精气神儿。

次年春天，胖婶开始在自家园子里养鸡，鸡苗、饲料和养殖技术都由母亲提供。我家在山上已经开了好几年养鸡场，母亲带着胖婶养鸡，她很快就上手了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年腊月，母亲去送馄饨时告诉胖婶，可以跟着她学养鸡，既能照顾孩子，又能赚到钱。母亲还送了胖婶几本养鸡技术的书，让胖婶先看，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她。

母亲说，失去家里的顶梁柱，是一个家庭的大灾难。痛苦固然是巨大的，但活着的人，日子如何过下去，则是更大的难题。灌输再多鸡汤，劝别人想开，不如切实为其接下来的生活，提供出路和帮助，一个人只要解决了生活问题，

其余的伤痛，治愈起来只需时间。

手把手带胖婶养鸡赚钱，这便是母亲包在素馅馄饨里的最好“调料”。



记忆中的花园

□郭丹东

母校的图书馆后面有一座花园，是我记忆里最美好的地方。

不论春夏秋冬，路过花园，总能听到“嗡嗡”的声音，起初我以为那儿有很多蜜蜂，走近一探究竟，才知那竟是背书声。花圃边、树下、花廊里，站着三三两两的同学，有的在背历史，有的在背政治，有的在背金融……声音低微，有的语速飞快，有的戛然而止，有的抑扬顿挫……渐渐地，我感觉花园里的花草树木也都“耳濡目染”，浸染着知识的气息了。

以前，我也喜欢坐在紫藤花架下的石凳上背书。夏日清晨，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花园里，此时已经有一些同学在背书了。因为起得太早，有点困，为了提神我便抬头看着天空背书，不知不觉间，突然头一垂，我一惊，原来是打了个盹。低头一看，阳光已经照在书上了，再抬头看东面，花廊郁郁葱葱的绿叶上绽放着熹微的光。我该离开了，因为太阳出来，温度马上就升上来了。那花廊上绿叶尖端柔和的阳光至今闪烁在我心里，自那以后，我很少再体验到那样朝气蓬勃的阳光了。

记得秋日午后的一天，我去图书馆时路过花园，看到茂密的月季花都凋零了，无数花瓣落在草地上，一层一层，像公主裙，蓬松厚重，色彩鲜艳，繁复细致。我看到一个女生贪婪地、一把一把地抓起草地上的花瓣，往一个大大的塑料袋里装。我想，没准她要泡花瓣澡，或者像《红楼梦》里讲的一样用花瓣做胭脂，我也好想去装点花瓣啊！可想到别人会像我看她那样看我，又不好意思了，只好匆匆离去。如今想起那时我没勇敢地拾捡花瓣，些许遗憾在心间萦绕。

周末，花园是许多情侣约会的地方，我和男友亦是如此。这座花园见证了我们的第一次约会，还有几次心碎和最后的告别。还是一个秋日，我和男友在草坪上坐着晒太阳，当时阳光正好，心情也好，就在我俩慢慢地向彼此靠近时，一个戴着印有“校园环境管理”红色袖章的同学突然出现，礼貌地提醒：“草地不能坐人。”我俩尴尬地笑笑，赶紧起身离开。至今想起，我的脸还有些发烫。

前不久辅导员在校友群里说，图书馆就要搬到新校区了。一股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，那座花园也会消失吧。

虽然花园会消失，但落在草木上的记忆，是能在心里生根发芽的。记忆中，那儿的花香不一直在我鼻息间弥漫吗？阳光不也在我梦中闪耀？在时空中的某个角落，永远有一个我，静静地坐在花园里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这份美好，如同永恒的印记，镌刻在我心间，温暖着我前行的每一步。